



奇怪的美国网友

◎余娟

有一个网名为约翰·沃尔特 (John Walter)的美国人,他申请加我为好友时,我仔细查看了他的资料。他的个性签名写着:爱中国及中国的一切。我觉得这个人颇有意思,便通过了他的请求,他成了我的第一个异国好友。

沃尔特经常有一搭没一搭主动找我聊天。他告诉我,他是一个美国鳏夫,49周岁。妻子四年前丧生于车祸,14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寄宿学校生活,很孤单、很想要一位妈妈。联合国给予他神圣的使命,他是驻阿富汗维和部队的一名军官。三个月后他就将结束他的部队生活,他要来中国生活,在中国找到灵魂伴侣,投资房地产生意、做国际买卖。

沃尔特经常在凌晨2点给我发邮件。打开他的邮件,有时全中文,有时全英文,有时中文双语。而我更喜欢他用英语给我发邮件, 因为他的英语我能看懂,而他的中文字序颠倒且时常没有标点符号:“你好姐姐你今天好吗亲爱的。”有时候是这样的长句:“只做你最好的给我妹妹我现在得走了是我们晚餐的时候了。”那些话因为没有按我的阅读习惯设置标点符号,我认为读起来没有任何美感。沃尔特最爱说的话是:亲爱的我喜欢中国亲爱的。他能这样说,让我对他颇感亲切。但我有时忙,懒得理他或是回复他,他就一直发窗口抖动。我有时嫌他烦,就把我翻译好的一段话重复地复制粘贴发给他:我的工作特别忙。有时觉得他也整不出什么特别的事,就随他每天颠三倒四说这几句话:亲爱的、亲爱的,你爱我好吗? 他的表白不惠也不贵,我乐得做回云上仙。

沃尔特夸赞我是个聪明的女人,让我在某婚恋网站帮他注册, 他要为他的儿子德里克寻找一位温柔善良的中国妈妈。我告诉他,我很愿意帮助他,前提是他要诚实告知他的经济状况、个人简历,并把他的护照拍照片给我看。沃尔特表示很为难,说这些全是军事机密,不可以泄密。但他以神的名誉保证,他是值得我信赖及中国女人依赖的军人。对他一直热衷找个中国女性做妻子,我表示不能理解,说中西文化差异巨大,如果沟通不顺畅的话,彼此会非常痛苦。遇到我特别较真想跟他讲明这个道理时,沃尔特也不想说服我,甩了个鬼脸就遁迹了。我很好奇,更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

沃尔特还是坚持每天凌晨给我发邮件,说地球两端的人能认识,是多么有缘分和不容易。说我是最明亮的那颗星星,说我的存在让他的生活有了意义。我不清楚沃尔特到底有什么企图。因为在我的理解里:中国人相信日积月累的情感、爱应该与岁月一直成长。情话说得再动听,并没有实质意义。

沃尔特几乎每天跟我讲:他的巡逻很不容易,他又失去了战友和兄弟。我表示很能理解他的悲伤。虽然他一直觉得他的维和使命很神圣,但是我却依然认为战争应该走开,远离人类。我告诉他中国的确是个美好的国家,值得他来长住久安,因为中国人民非常热爱和平,中国人民安居乐业、平安幸福,中国人民不会挑起战乱、不会有强权争夺。

沃尔特一直暗示我:他的儿子德里克的生日快到了。他非常想要一台电脑。而他的钱被联合国冻结了。当他结束了神圣的维和使命,他会拿到一大笔钱,那个时候他会带着他心爱的儿子来中国看望我。

至此,我的笨脑袋终于理解了沃尔特的意图。他需要我的经济支援。原来富裕的美国也有穷人,也有不少骗子,打着光鲜的旗号,说自己是维和部队的军官。于是,我保持了沉默,并且设置了在线对其隐身。几天后,当我想仔细回味一下我们夹杂着中文、英语、双语的国际友谊时,我发现沃尔特已经把我删除了,他从我的好友列表里消失了。

两只老虎

◎人在天涯

我和堂弟都属老虎,他比我小一轮。我和他在不同的地方成长,交集很少。只是跟着父母探亲回老家时会看到他,隔着12年的距离,我印象中,堂弟小时候眼睛圆溜溜,脸蛋胖乎乎的。

离开家乡在外地工作以后,回老家的机会就越发少了。当有一天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回老家看望叔叔一家时,堂弟已长成一个浓眉大眼的帅小伙。他学过一段时间表演,能跳一段迈克尔·杰克逊式的舞蹈,喜感十足。至今,一说起堂弟,儿子最记得的就是舅舅耐心地陪他打游戏。

堂弟是那种很招女孩子喜欢的男孩,因为帅,因为家境不差,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性格不错,不像一般颜值高又多金的男生那样花心且让家人操心。每次跟他交流,言谈举止都有礼有节。当有一天收到他的喜帖时,我还在想,是怎样的女孩,竟有这样的好福气?

堂弟来过我家两次, 前年杨梅节期间,他和妻子到上海办事,说来就来了,真是佩服年轻人的能力和率性, 我只是告诉他小区的名字,他俩居然租车从上海开了过来。弟媳妇瘦瘦高高,聪慧水灵,嘴比堂弟还甜。因为他们办事儿行程紧,也没时间玩,就一起吃了顿海鲜火锅,只住了一晚就离开了,倒是有口福品尝到余姚新上市的杨梅。成了家的堂弟明显成熟

最美小夜灯

◎虞燕

夜晚的广场颇有夜市的氛围,摊位一个挨着一个, 出售的多是一些吸引孩子的小玩意儿。女儿乐颠颠地东摸摸西看看,几乎每过一摊都要驻足,偶尔还要蹲下来细瞧。陪在她身边的老公和我有点意兴阑珊,正欲调头,却被不远处的小摊位牵住了视线——显然,那个位置摆地摊是不理想的,但聪明的摊主在两端各放了一个造型可爱的小夜灯, 灯光柔和、温馨,引人注目。待视线微微上移,发现摊主居然是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。好奇心被勾起了!

摊位旁已有三五个小学生蹲在那里,边挑挑拣拣边跟两位小摊主小声说着话。我注意到竖在地上的一個方方正正的小牌子,上面的字迹很稚嫩——“小学生义卖活动 (捐助困苦学校)”,牌子空白处还画上了花朵和绿叶。塑料布上摆放的货品可算得上丰富:除了数量较多的童话、科学、作文辅导等书籍,还有一些头饰、文具和小玩具。那两位小摊主用跟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盯着我们看,眼神纯真而热切。老公先买了几支笔,然后蹲下来问女儿喜欢什么, 女儿一会儿捏捏发夹一会儿摸摸玩具,最后又去翻阅绘本,我注意到一本《小学生作文起步》,决定买下。

在我们挑选期间,那位梳着两角辫有着圆乎乎脸蛋的小摊主一直在积极地报价格,另一位穿花裙子的大眼睛小摊主则略微羞涩,她边摆正有点翻乱的货品, 边不时抬头望向我们,接上我的视线时, 微微一笑后立马又低下头去。小夜灯浅粉色的光在她稚嫩的脸上轻轻跃过,特别好看。算钱的时候,两个小姑娘有点手忙脚乱, 两人在边上核对了好几遍价格后,把钱找给了我们。我问:“小姑娘,你们卖得那么便宜,会不会亏啊?”两人同时摆了摆手,梳两角辫的小摊主告诉我,货品都是班里的同学们捐的,卖掉的钱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的小朋友,让他们也能好好上学。说这些的时候,她那小圆脸上的神情很是郑重,而大眼睛小摊主则在

稳重许多,无论是谈企业经营,还是谈员工管理,都有自己的见解。

今年,因为需购买一台价格不菲的机器设备,叔叔带着堂弟特意到厂家实地考察。叔叔是典型的技术男, 但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,使他早已褪去当年的“内秀”。他一直很欣赏我先生,也许因为同是技术男的缘故,有些惺惺相惜吧? 男人们喝了点儿小酒,话多了起来,直聊到酒店打烊。堂弟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幕,是我梳着齐耳短发,在老家的院子里站着跟他爸聊天,从午后到黄昏,似乎很久很久,直到夕阳洒在我的身上,柔和又温情。其实我也一直记着2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,叔叔能跟我这个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畅谈人生和未来。席间,叔叔跟先生笑谈,说堂弟一直夸我温柔善良、孝顺老人,所以照着我的脾性,寻找他的另一半。

我一向不吝于夸奖堂弟的帅气,听我说要一张他的靓照,他就很用心地用手机自拍。拍完后,堂弟又搂着我的肩,让我学着他的样子抬头向右上方看手机,而他不停地找寻最佳角度,想要做出最帅的表情。他认真的样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,我好多次笑场,他被我感染着,我俩开心的笑声在深夜里特别响亮。我在想,属老虎的人会不会都像我俩一样, 傻傻的,没事儿偷着乐。血缘亲情真是奇妙,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纵使相隔千山万水,当相逢的那一刻,依然亲近得仿佛从未分离过。

旁边不停地点头。我们离开时,顾客已明显多了起来, 两位摊主于忙乱之中还不忘向我们挥挥手,两双亮如星辰的眼睛满含笑意。

没走出多远,女儿的欢叫声突地响起:“妈妈,好大的灯啊,还在动!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,那个灯特别大特别亮,应该是被走动的人捧在手里的。女儿兴冲冲地朝那个灯跑去,待越来越近时,老公在旁边轻声道:“啊呀,又是一群小朋友!”原来,我们看到的那个“大灯”其实是好几只小夜灯并排放在一个大竹篮里的效果,而竹篮的中间盛满了发饰之类的小货品。那只大竹篮被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儿紧紧地抱在胸前,她慢慢悠悠地往前走,旁边还有好几个抱着各种玩偶、书籍的小女孩相伴左右。在我们凑近打量的时候,她们显得有点不知所措。看着孩子们局促腼腆的模样,老公忍不住问道:“小朋友, 你们是不是爱心义卖的?”她们似乎这才回过神来,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是啊是啊。”女儿看中了一只小熊玩偶,我们付完钱刚欲转身, 女孩们脆生生地说了句“谢谢”,还不约而同地鞠了一躬,我的心里和眼里顿时微微一热——以那帮孩子的“含蓄低调”,那很有可能是她们的第一单生意。我微笑着提醒她们,至少应该写个牌子或者做一些明显的标识,让大家知道你们是在义卖。抱篮子的女孩儿摸了摸她的小脑袋,有点沮丧地拿出手机告诉我,她原本是用手机录了音的,可以边走边放录音,但是发现录的东西出了点问题……我大赞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,下次准备充分了生意一定会很好的。孩子们的小脸马上阴转晴了。

女儿抱着她的玩具蹦蹦跳跳地朝前走,不时又回头望几眼,嘴里念叨着:姐姐们的灯真亮真好看……快要走出广场时, 我也不禁搜寻起那几盏小夜灯的身影——闪亮的“大灯”继续缓缓移动着, 两个粉色小灯依然在那里散发着温暖的光芒。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小夜灯!